正氣錄 單

嗚呼壬辰倭難之初余
議高公倡湖南起義旅
凡檄書通文往復亦續
彙爲一帙不出於余議
手筆則出於臨陂兄弟
之手主一家忠義之辭筆

於此編烈烈之氣溢於言
外嗚呼其可敬也夫隱
藏之綱常賴此以存噫
直言之終也蹈之其所以
勸臣子臨難盡節之擧
者殆無窮矣噫公與其子

俱死

王事實同於卞成陽而
文章則卞無傳焉以大
科狀元而文節於賊手
公又同於文信國而信國
二子只摘文於道路而已

又非公之二子先後殉節
著注也公之一家所成就
豈不亦卓絶鮮覯哉慶
承明賜長暇而以文章
著綰黃綬與鉅郡而以
廉白聞提烏合之兵抗大敵

銳之賊徒以大義激勵
之成敗在天既不效矣則
以身殉之終以忠節顯公
豈非一世之全人哉世之日
嘗讀之文人觧讀周書者全具
其有不爽然自失其舉音

雖一峯跋文山帖自謂一字
一涕讀是録者字字可以
讓淩奚夫非夫一字一涕者
哉歲乙未余有嶺南之
行由駐鳳城公之子南厚
氏謬以余為公之知己來

見余於舘出示新編而
請名余題曰正氣錄而併
諾其叙文之請乃亦卽訖
荏苒數歲而由厚氏亦
已下世悲夫今其從弟用厚
氏又申前請余豈敢已

諾於逝者乎鄉因此而
竊有觀焉即行請節文
山菁集者出於
時命而乃在兵亂之音
淵衷若知有今日而預
爲培植節義計者謂

默契天心而何哉是錄
之有關於世教者實與
文山等集並則此豈但
藏於一家而止哉蓋 塵
稍息而議及之事則為
臣勸忠莫先此編剞劂

而行於世余斯拱而讀之
耳
萬曆紀元之己亥十月日
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
國功臣輔國崇祿大夫
海平府院君兼知經

士之讀書尚志者孰不以文章
自期而欲大鳴一世者寡矣亦
孰不以操行自礪而能完約
節不變一生志者又寡矣況晩學
矣者哉只於實行敦學行者哉
經於文藝豈天之理興於人肩
不孫閑暇以及文章節益爲錄

者多矣乎而筆乃一人而已者古
筆乃有一人而張筆於一家之三人
則是又今古之所罕覩耶豈非
英華正直之氣而蘊鍾聚而為
一代之全人也歟吾族之祖雲崖
高公首倡募兵以赴國難與其
子因厚同日死於賊手臨陣公又

起兵討賊復讎雪恥之旨起
於死生與共之檄仗義之文及夫
其人其時傳播人耳目者彙為
一編以尊公之文字所寄寓也信其字之詳
言歲生於家陰患肝文章所蒙
豹可謂儷吳而雙全矣噫公之以
狀元第進聲名振一時功與時不

諧沈湎數十年以詩酒自豪曰
與屠弟子吟哦求名視迂之言之老
一肩意頹然自適殆不可繩以法
度及至叫窮悲起洒血登壇據
抗巨方以死自誓徒以義氣激
勵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撻
孤兵無死寇擒關父子禮屍鉞

揚雖古之烈士何以加此觀宋徵士詩
若一篇不虧矣乎天下其孰能當
烈〻熙〻讀之使人髮豎而淚溢
雖百世之下足以激勸頑夫爲之
顧不啻如是足能　呼至難矣遠由
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
及其平生所樹立益可想已夫豈

揔緣美量之所可擬議哉噫字之
東吳倫紀賴之熄矣奇節偉行
世所慕效而全體保孝子孝女從
而興議之夫孰知是編之有關
於治教哉月汀尹相國君之曰匪
氣諒為文以弁其卷公之子閔庠
適以余有世厚之舊來求跋語以

神訣編注亦已自爲可無一言
於斯乎遂書爲叙
萬曆紀元辛丑冬資憲大夫禮
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
館大提學同知經筵事世子左
賓客知成均館事延安李廷龜
敬書

壬辰六月下澣 擔叟西溪居士

壽峯高公擬諸道文不暴晃發

已屬句是謹仰本意義聲序矣

淮一人任郡收人心於現後一向

鎬西遺憲贊於字識上弓以之

先德也又不幸先々歿于前後免
諸賊一家三人俱以詩奉呈爲遺
韻值亂則無復調已更者是意
傳者鳴歸講詩數而無不能
合辭者天之賊也

宜追懸墓志陟許云祠賜祭
嗟乎公墓無憾矣乃今有旌
見吳帝　敎民當從事義譚
以公之孝乎　用厚民之命並立
風彙一編盡爲一書而傳以

詩觀之多之一家義氣俊卒
乎與望儀芳造藉尼以天寶韻
者也哉甚貴人請倖節詩名之
序談甚久不復無全詩名柳齋
所深慮焉雖偶識論三百為然鐫

左使鎭遼王與邊通兩大名將
居雲看寶天喜是王之父之子承
居鳥上章　天喜兼爲以部
此賊倘出不死爵子胥而捉
無端隨從役則視令背虎就

氣化哉盤則天之綸召元君以
徽勸後世者善哉在前而書讀
之不幸也吁喜可愛也夫吁其
可敬也夫

歲舍紀元癸卯冬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
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
監事世子師李德馨書

於此矣君子有嘗是修譜
則吾有譜牒甚已報讀譜者
所與人言也
嘗序譜之曰得一可復於譜
凡書序之陝生後仲以合以

今皇元從之中以出
夫以得正葉者卽
直是矣尋字始言
蓋以字之生多因遠爲

善也至大爲則以宣
寔而善言則善事
天地之間人生其中
孰不爲是善得乎

安則長久生安則
清故曰生為氣也
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高居軒冕其上

辰之變一世子二人繼
死之忠孝大節萃
於一家斯豈非所致
之寧亦自浩然畢居

豈ノ之亮於惡事リ

之恒於知有忠與孝

不知有兄弟於夫婦

而不一の奪也於顛

也己月汀尹相公名
之曰正蒙盖取文山
正氣歌營軒之意
子持示余求一言焉

之跋余得而讀之跋
念々嘗爲之潸然余
兒時與晉軒之亂于
臨陂公相識庚午歲

因登司馬稽營軒
屏居寓中最久嗚
年重入倩門余屬
獲拜登之饒池號

熟世間以詞翰推至
宦業未度商不肯營
軒冕豈覬科歷數
通顯遠生一跌風波

屬還加郡留為與
吉祖忌者然至於
三子并皆沉於下僚
世之人罕有知之者

噫南國三宗善爲人之時
食君之祿咸暴亦辱
及臣有事也使節死
義者乃出於意焉耶

郡居于下僚之人矣
予三人稀在大節多
是諸篇早平生一序
一讀見之者皆知為

正蒙所發固亦合是
詹安於一時擾攘概
殺身者之去也明矣
孔子曰歲寒然後

萬曆壬子冬十一
月下澣晉原齋院
居柳根書

正氣錄目錄

王氣案目錄終

正氣錄

檄道內書

萬曆二十年六月一日折衝將軍行副護軍高敬命馳告于道內列邑士庶等惟吾本道勤王之師一潰於錦江返旆之日再潰於列郡招諭之時蓋緣統御無方紀律蕩然訛言變騰衆心驚疑今雖收拾散亡之餘而士氣摧沮精銳銷盡其何以應緩急之用責其義論之效乎每念乘輿播越官守之奔竄久曠 宗社灰燼 王師之肅清尚稽興言及此痛徹心髓惟我本道

素講士馬精強 聖祖荒山之捷有再造三韓
之功 先朝郎州之戰有片帆不返之謠至今
赫赫照人耳目于時賈勇先登斬將搴旗者豈
非此道之人乎況近歲以來儒道大興人皆勵
志爲學事君大義莫敢不講獨至今日義聲消
薄恇擾自潰曾無一人出氣力思與賊交鋒而
競爲全軀保妻子之計捧頭鼠竄惟恐或後斯
則本道之人不唯深負 國家之恩而抑亦忝
厥祖矣今則賊勢大挫 王靈日張此正大丈
夫立功名之會而報 君父之秋也敬命章句

迂儒學昧韜鈐屬茲殘壇妄許爲將恐不能收
士卒已散之心爲二三同志之着唯當瀝血我
行庶幾小答 主恩今月十一日是惟師期凡
我道內之人父詔其子兄勗其弟糾合義旅與
之備作顧違決以從善毋執迷而自誤故茲忠
告檄到如章

檄齊州節制使錫大樹書

全羅道義兵將新衛將軍行副護軍高敬命謹
馳告于齊州節制使錫公麾下伏以島夷構孽
乘輿蒙塵使 至尊以獨憂寡懷保妻子之計

窺左是而先應覲有衛　社稷之心與元之駕
未回桐州之師已潰迅掃伊洛尚稽旋復之期
委棄兵糧反藉寇賊之手幸天意之未絕猶
國事之可為敬命爰舉義旗擬清妖孽聞風影
附率多荊楚奇材執銳先登亦有燕趙劍客寧
恨步卒之無足難望策馬而刺良緬惟海東之
驍羅無異中華之冀北超騰澗谷不惟射獵之
是資馳逐戎行抑亦死生之攸託尚蒙海舟之
滿載庶見軍容之大張某官深荷　主恩專制
海域就書以泣應動一方之風聲奮臂而呼豈

雖十室之忠信如有壯士之願赴更仰常程之
勿拘

檄諸道書

全羅道義兵將折衝將軍行副護軍知製 敎
高敬命謹馳告于諸道守宰及士民軍人等頃
緣 國運中否島夷外侵始效逆亮之渝盟終
逞句吳之荐食乘我不戒擣虛長驅謂天可欺
肆意直上秉將鉞者徘徊歧路纍綁印者投竄
荊棘以賊虜遺君親是可忍也使 至尊蒙塵社
稷於後宴乎是何百年休養之生民曾無一介

義氣之男子孫軍深入女真本不知兵中行赤
晳大漢自是條葉長征遷決其天塹屬騎已薄
於神京南朝無人之讖識可痛矣竝宣飛渡之
語不幸近之肆我 聖上以大王去邠之心爲
明皇幸蜀之舉蓋亦出於 宗社之至計茲不
憚於方岳之暫勞望洛驚塵 玉色屢形於浮
彰艱峨危棧 翠華遠涉於脩程天生李晟爲
請王賴於元老 詔草陸贄哀痛又下於 聖
朝凡有血氣而含生孰不憤惋而欲死柰何人
謀不善 國步斯頻堯天之駕亭向梢州之師

已讃蠢茲蜂蠆之醜尚稽鯨鯢之誅假息逋闕
回翔何異於幕燕竊據蠶輔鼈鄉有同於欄檣
雖　天兵掃蕩之有期亦兇徒逆逸之難保茲
命丹心曉節白首腐儒聞半夜之雞未遑多辭
擊中流之楫自許孤忠徒懷犬馬戀主之誠一未
嘗效負山之力茲乃糾合義旅直指京都舊
袂登壇歃泣誓衆貔熊貙貅之士雷厲風飛超
桑蒐關之徒雲合雨集蓋非迫而後應強之使
趨惟臣子忠義之心同出至性在危急存亡之
日敢愛微軀兵以義名初不繫於窮守帥以直

壯非所論於脆之堅大小不謀而同辭遠近聞風
而舉舊啓義列郡守宰諸路士民忠豈忘君義
當死國或藉以器仗或濟以糗糧或躍馬先驅
於戎行或釋耒奮起於農畝量力可及唯義之
歸有能扞 予于艱窮願與子偕作緬惟 行
宮遷矣西土風俗之美遠自仁賢俎豆之餘士
馬之強曾挫隋唐百萬之衆 廟謨行且有定
王業夫豈備安善敗不已福德方臨於吳分殷
憂以啓謳吟益思於漢家豪俊逢時不作新亭
之對泣父老傒后佇見舊京之回 鑾想宜出

氣力以先登是用敷心腹而忠告

通諸道文

全羅道義兵六將帳下士成均館學諭柳彭老等謹再拜通文于忠淸京畿黃海平安四道列邑守宰及鄕校堂長有司事竊以島夷不恭 乘輿遠狩 五廟灰燼萬姓塗炭此誠古今所未有之變而忠臣義士捐軀報國之秋也然而方鎭重臣觀望逡巡徵兵之敎不止一再而未聞有一人北首死敵者今日士大夫可謂負 朝廷矣竊惟湖南素稱

兵精而勁　王之所總到錦江都摠失守訖
言遂揺主將未暇博詢衆議而遽爾傳令罷
陣十萬之衆無故空還一道人心洶洶恰如
狂瀾横潰及其再度調兵而下民至愚不從
其令深室之憂實有所不忍勝言者幸賴
社稷之福　祖宗之靈潰卒日集軍聲大振
虜氛肅清　宮禁奉迎　鑾輅而人謀不臧
天禍未悔零賊纔見大軍又潰委棄兵糧以
籍寇賊嗚呼我朝　列聖數百年涵養之餘
豈可無一介敵愾之臣乎公論在下古人已

獨其不幸草莽倡義亦知計非得已 君父在難遑恤其他竊念嶺南兩湖寔爲我京根柢而嶺南則義兵雖起而隔絕賊藪亦且勿直至京邑以勤 王畿湖西千里之地又豈無義氣男子赴於擾攘之餘感禮奔自救不暇今日中外所恃其不在於湖南一道乎肆我幕府出萬死之計鼓一方之衆民心思漢烈士雲集方將長驅北路以攘妖孽而千里運粮私力難辦如非好義諸君子合力相扶則非常之大功何能盡出於一人之手乎今日

域中莫非 王土而溝之兵是以興復於覇
諸公共奮袖 國之志勉進措國之義各出
粟米以助軍食則能言距楊墨者是亦聖人
之徒也且令山蹊陵谷道路逕直苟不藉鄉
兵之嚮導亦難免爲彼之藪窟無忌能召募
士人以張聲勢不但 廟社得以一語
而父子兄弟之死於鋒鏑者亦得瞑目於九
原之下矣今日之事雖愚夫愚婦亦皆痛心
疾首戮列邑守宰咸覺 國恩豈忍坐視於
療啞者秋秋而起者共語曰食人之食者死

人之事如有關係擬領兵乘起者願獻盤
血共從　王事或報以糗糧軍械餉貲軍前
是亦一助豈不美哉海西關西雖曰道路不
通各藩可信之人從間道而出次次相傳俾
滯一刻則遠近聞之或將恃而不恐奚通文
到目列邑鄉校堂長有司各騰一本傳諸境
内主家使之無不通知事

檄全羅道都巡察使書

全羅道義兵將折衝將軍行副護軍高敬命謹
馳告于全羅道都巡察使節下頃者大駕日高處

蔣尊、余魯達將中外所恃只在湖南而曉事
者急之　召還散勤　王之師節下之心或有
所謂而節下之跡無以自白　朝廷號令皆曰
隔絕而一道人言亦可畏也蕭孟龍仁之潰徒
由先爭之敗而節下方爲主將雖免其責節下
今日何以爲計苟能收東隅之失慰南顧之
憂使既往之愆與化俱逝自新之善照映方來
不惟　聖朝撥亂反正之基抑亦節下轉禍爲
福之日本遣義兵初向北路擬清妖孽以迎
鑾輅路由北左相領西北之精兵討兩京之先

則北方之藩庶保無虞而湖西之賊轉入錦山防禦之兵尚且屯住龍溪未聞有一人晉衆而前者節下此時尚不廣集軍兵大張形勢哀我湖南一方生靈與將騈首於鋒刃之下節下上之不能恢復神州下之不能保障江淮一朝鯨鯢盡殲　豈非旋踵以一紙檄書布告遐邇不獨湖南之人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節下亦何以爲蓋愆補過之地乎節下倘以此賊慓悍難與爭鋒分兵守險以遏其衝時出奇兵以挫其銳賊必無糧不能持久不出旬日大功可致

同爲 王臣共是 國事彼我無間聲勢相倚各有所見合要詳量善自爲謀毋貽後悔

與宗詞書

自聞梁山密陽連陷之後賊鋒乘勝已有長驅之勢識者憂其擣虛直上莫不寒心巡察之去羅州也人皆望其剋日提兵入援京師光州牧使丁允祐亦往見巡察力言勤 王之意而巡察漠然不以爲意丁公悶默而退一道之人能自扼腕憤慨而已及聞徵兵有 旨蒼黃失措盡發一道之軍使之許赴礪山而師期太迫甚

以黍濟連旬列邑守令恐被後至之譴在道驅
迫晝夜兼程飢渴俱逼至有自縊於路傍者其
艱楚之狀若是之甚而不敢怨嗟蓋知勤 王事
急以義興師故也巡察到公州聞京城不守
乘輿西幸即令一軍官手持傳令牌奔馬來呼
曰罷陣罷陣諸軍莫不驚駭有一二守令馳入
公州見巡察言不可罷陣之意巡察不從於是
諸軍一時皆散慢罵盈路或曰巡察意不在勤
王而徒勞我輩爲也自是衆皆闕然始有散志
如水流然莫之禦也及其再徵兵也諸郡兵在

道潰散者相繼雖或招集旋集旋潰至于再三
而不止如光州則敬節與朴潛光至奔走開諭
收合散亡今賤子從尊圖尋分領到水原戰所
交付于光牧是時巡察在道邊回諸軍到振威
宿留四五日人皆爾言至於龍仁之戰賊兵不
勢窮結陣于山頂絕險之處設柵自衛忠清巡
察節度全羅巡察防禦之兵衆可十萬蓋爾小
賊乏以一麾撲滅而不聲白光彥諸人爲主將
而迫率爾交鋒一時陣亡然而大軍尚全策勝
不難而忽見三賊健步前來恚憤節度之兵先

潰諸軍繼之火藥銃筒戰馬舉以遺賊敵命親
見戰士四五人言之甚詳不約而同長城縣監
白守宗所言亦與戰士相同古今天下兵敗者
非一而未有如此可痛可惋可惜者也巡察僅
以身免由忠淸內浦到臨陂即馳關道內列邑
徵發精兵欲由海路達臨津人皆恇擾莫肯應
命雖或抑而驅之終必潰散如蕭無類矣巡察
今在泰仁託稱有議事檄召左水使李舜臣茂
長助防將李繼鄭皆會于泰仁泰仁去左水營
與茂長路皆絶遠當此賊兵壓境變在呼吸之

頃亦知巡察所議者何事也發命者在全州時
見縱郭馳過今朝得各官傳報賊倭入茂朱屬
縣茂長爲民家賊船二艘又犯順天一境戒嚴盖
護倭用我人爲諜故棄虛而竊入也歷觀巡察
前後舉措則實未知其意之欲何爲也今見崔
講書議臣權府尹慄亦曰巡察之意莫測其由
公可謂之甚也可痛之甚也當初兵使崔公聞
發兵之起募兵兼令凡可以相濟者不遺餘力
時符巡察出境設兵使牒報于巡察請以各官
[illegible]兵令給行義兵以此起軍之後略得些小

交隣有發今而示交隣終至於以戰道 君父
罪莫甚詩進討而臨陣所恃然後義兵一舉
而莫當之意如此 朝廷隔離千里之外 天
門九重四關無然深慮之竟自陷於不測之誅
也所顧遠近聞風響應勇夫壯士重爾四集唯
思酒血原野以白此心而已主辱臣死古今通
誼戒賊利鋒非所計也唯願相公洞察鄙生一
片赤心勿令由端竟死無甚

上意反至
又於先主
而已今春

今書啟及於煎撓萬慮之中展讀未已涕淚橫
集其衰病餘生屏伏田間滯在床簀而上不能
束裝星馳奔問行在又不能趨詣幕府傳贊戎
畫憂惶慚悖措躬無所知有一死而已下教檄
文某雖久廢翰墨而義不敢辭謹此草上顧以
詞理蹐齒無以揄揚節下倡義興師之意為根
但某月初移寓州東敝庄今見今書發於初三
日而初六日郵卒始傳空家以致稽延之久深
恐緩不及事也區區鄙悰妄有所陳錄在別紙
切冀節下勿以人廢言集衆廣思果為 國立

大功也金士重（倡義使千鎰字）適有書來具以令意傳告矣伏惟云云餘方寸亂矣萬不宣

別紙

今日事劃蔡勤　王是第一義而亦當要以固結人心爲先橫賊之侵固已不勝其擾而招兵不已民尤不安其業矣古人云兵務精不務多苟善用之見在之兵足以制敵苟不善用多多何益只今邦本日搖國事日去耳　大駕西遷箕城凋弊不獨百官有司之須無以支用至於太官膳羞之供亦爲寒心竊聞尊山上供税米

到江西回法聖之啓未及發船云信斯言也今
以重賞厚募漕卒舟于西海以達大同之江倘
令其半得至 行在不但軍國之用賴以不乏
而四方人心亦恃而不恐矣今倭賊捨舟登陸
千里轉鬪雖使窮據都城陸路已塞而西方海
路尚未梗也及今圖之事可爲矣但依平常事
例祗以微末庸將勸令鎭去意外之變亦不可
不料募得忠勇之人通於舟楫者量給精卒爲
且行且戰之計則不但軍糧無事得達而 行
都軍容亦稍振矣但民心方擾集兵未易則遊

汲措置祗以漕卒依前領去亦或可守然若稍
延旬日則安知被賊不爲生心今日 朝廷號
令不出於軍前而四方聲聞不達於 行都此
可爲痛哭流涕者也若以重賞厚募鮑作僞若
漁採令達蠟書無事往返則許以啓補官資或
優給米布二者之中惟其所願且致其妻子于
官限回還開日給酒食倍加常數外以示周養
之恩內以行羈縻之計四方諸將合力勤 王
則要當水陸並進大軍直從坦道奇兵間出海
道使賊腹背受敵疾雷不及掩耳是亦兵家奇

正之道也

與梅澤陽岡書

君父之讐人皆思復 宗社之恥孰不願洗今
我 國家之辱振古所無痛哭之外復有何言
某勇非敵萬力無扛鼎 國讐未復一死可許
敢唱曾皷遂舉義兵而羽檄一飛遠近響應者
豈非勇氣之所致實是爲 國計則本以同德
故也然而從家鄉多同志難得求之不得寤寐
思服者凡幾日月反聞足下勇可以超三軍力
可以舉千人歸盡凶醜在君掌上而不以某爲

卑鄙將以雖屢未易隱許以爲時會願應功業可
成深自章焉而毀予遂之者久矣今賊勢漸近
與師日迫而迄無聲息爲竊惑焉大抵能有共
濟等無獨成衡昨寧雖可與同事者捨君而誰
宗社之臣民不可以爲夷狄 祖宗之衣冠不
可以爲左衽則足下亦 祖宗之臣民其可不
竭力效節死而後已乎且天之降才豈無以哉
必遇盤根然後可別利器必值疾風然後可知
勁草于今當危急之秋豈非智勇可試之日乎
伏願足下露亘中壁出南山霧嘯手增氣徑自

枉臨則我非汾陽而君為光弼我非武穆而君為世忠同心協力二人共貞我謀君斷君計我聽脣齒相資輔車相依義旗東指直擣巢穴血千百於一劍馘億萬於張拳殲醜殘以奏膚功庶使邊塵永清　宗社再安則起事者某而成事者足下始功者某而成功者足下惟足下勉之

檄海南康津兩使君書

萬曆二十年壬辰六月日全羅道起義大將行副護軍高敬命馳檄于海南康津兩使君案兵

以蘇先鋒重念此賊實非有謀於山兵勢單弱
若使踰越祢渡之險隘更出思嶺之坦途則豈
但湖南順治發敏鐵江之間時方大雪賊在潛伏亦將
淵巖而湖西隔絶賊勢鴟張湖南之衆何以得
達於水原　朝廷之聲聞何以得通於四方肆
乃移兵入孫晟縣剿賊使被民之賊有反顧之
慮而徐待兩軍直擣南穴庶使凶醜進退無據
則不但勤　王之上策是亦救完營之一奇而
使君今番固守故常不忍變通京軍孫力寡難
以輕棄湖南之賊既來場實陰水原之謂時本

湘湖賊倘又乘時日[illegible]與兵相之官皆是湖南
之人如聞賊從今日過某地明日入某縣則錯
餉之不過衆情之洶懼是乃日南之患不特智
者而知矣然則兩使君之合擊錦賊非止爲湖
南保障之計亦所以爲兵相聲援之謀古人曰
將在外君命且有不受貴在臨機制變不取耶
桂鼓琵況我兵相遠在千里不知此道危若一
髮豈可捨近賊而貽後悔哉私恐使君上不及
水原之期下不顧錦山之約則無乃作日之譏
以爲圖避錦賊乎寫稿至此自爲誹無取人言

我大夫漢日重輝辛甫民庶 天兵蹔旅於鴨水兇徒假息於柳京佇看 宗社之再安更冀大小之齊奮苟能以義相助誓不與賊俱生壯士須從何必僕隸之獨慕良馬可逐不須廐牧之見拘文告雖異於面論忠孝同出於天賦接袂而起者吾知海外有人執鞭而臨之毋曰天下無馬

通濟州三家文

復讐義兵將前臨陂縣令高從厚泣血稽顙再拜謹奉告于濟州旌義大靜三邑高姓梁姓文

姓三家門戶諸文在昔上世人物未形之初天
降三神人於漢拏山下曰高曰梁曰夫又中之
以姜女駒犢之種以為一方開基之祖至今生
聚之盛畜馬之蕃蓋莫非三神人之休也其後
世子孫或浮海轉徙散居諸處世所謂濟州之
高濟州之梁皆其裔也孫子之先曾於燕代賜
貫長興遂為長興之高夫姓之後今亦為文而
初所謂夫者世無聞焉今雖派分世蹤廣而不
遺而厥初三神人降生之祥墳麓之義至今照
人耳目世之言者皆喜稱之況為其子孫者何

忍不念其舊而遽以路人視之頃者亡親當賊
入都城亡路崩潰之初首擧義旅身殺冦鋒一
日父子同死　王事朝廷悼惜　褒贈有加行
路聞之亦且傷懷况我同源之人豈不惕然興
懷不肖孤子雖智術淺短不足以嗣事亡父而
終天之痛不可不一洒焉敢領寺奴之兵圖爲
復讎之擧而本道公私掃地軍器戰馬指辦無
路私念貴州三邑物力獨全爰奉關檄開諭寺
奴及大小士民而重念同姓之親固有萬世不
忘之義冦景姓文然兩家亦同厥初不可無一語

捐及故躬玆刳肝瀝血幸冀其聞風慕義仗乞三
姓諸丈慨然籌歎共垂矜恕隨其財力或入出
戰馬或合力相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上以副
神人左右陟降之意下以慰孤子一家幽明之
望何如情隘辭蹙不知所裁

答李適書

孤子高從厚稽顙再拜言罰或構孼 李與遠
符一家三父子同在仕版才雖短淺不忍坐視
邦家之覆與一道士友共擧義兵從厚與亡弟
先已開諭本州儐卒領付水原將向西部路阻

而回亡弟來趂義旗於秋城舉事之日從厚病
歸礪山中路來逝于泰仁縣到金溝縣募人
送海傳檄耽羅以請進鹿島亡弟諸先龜向完
山以會南原一帶之兵從厚由金堤臨陂等官
收募兵糧期于礪山亡弟文自完山領麾下勇
士設伏于鎭安茂朱等界以遏嶺南賊鋒之侵
先龜仍留完山以待發赤裳賊鋒之來犯茂朱
者還向嶺南然後始為趂兵北上之計三父子
會于礪山傳檄湖西京畿海西以達于平安道
發立宿恩津將向尼山聞黃澗永同之賊踰入錦

利持此勝勢全軍而進相繼更乘出入國賊可
也與賊對壘夜稍退有追躡之患父親自爾以
父子之情愛我之死中求爲 圖事一死何傷
從陣進不敢言而退隊伍頗亂有罪諸將之職不
力者賊疾以兵從後來犯義陣伏兵亦乘間者大
涉川聲遣一子候于田中賊覺之先伏于田中
者以爲義兵覺其謀遂退走直卒進至營說怨
空壁而出殺死於我防禦諸將無敢抵守金齊
憲遂策馬進至不交一鋒光州興德兩陣皆被
圍防禦望風而潰義兵大陣與防禦對陣

已知兵退走向前爲稱當之一此議者
見官哨之濟逃遁走全入于此等時中約擊而
尚且精騎以待急一人後至縱兵防禦陷奮進
爾聽爲呼曰防禦退走義旗亦須合勢左綱旗決
不可獨制當此來者須聽那熟在中發厚在一邊
正分初自督戰所來在一邊及所謂退從厚之爲
蹟于隸上撥開勒馬而行諸軍已逐尾而馳是
父子兄弟相失獨此者生稱者稱食貴罪天地
日後神道而已亡二親骨曰吾則不聞騎馬不言
戰敗惟有一死耳吾輩成敗係 國家安危之一

止一身禍福耶師讀之日墜馬馬逸從行儒士
安瑛故判書李後白之外孫也下馬而渡步而
隨之安亦殞於賊手從事官柳彭老棄健馬先
走問其奴曰大將脫乎曰未也即還轡寧爲從
亡親於亂兵之中亡親顧語曰吾必不免君盍
先出柳君曰吾豈可棄大將而苟活乎累言之
而不肯先終始捍護嗚呼痛哉不肯遺罪一命能
橫屍戰場而獨使二烈士同日而死天地間一
罪人痛哭何言亡身落後而欲整已潰之軍晩
於陣下軍皆先走幸而並他同死者得倡義兵

僧軍收拾遺骸而來亡親變初潛蘊山中亦借
義兵體入棺殮而來兩喪既已永窆一不負遺命
雖死亦無憾矣病身常恐不保朝夕變生之後
以死自期四月以後長在馬上冒雨野宿非止
一再幾爲隨行義兵而遭此大敵親舊皆望其
不得矣前年而小延頑喘得以襄奉大事業已
苟且欲爲病母弱弟計且撫育亡弟之四子一
文藝其成立而但念病根深痼疾勢一發則雖
扁醫亦將斂手矣湖南義兵之再起者蓋因亡
親之遺緒而勇士健馬乃亡親徵召子旣羅皆

也從孚欲隨其軍親舊皆曰扶病含哀必死無益且念此身一死親喪之窆弟骨之収弟姪孫弱雜辦隱忍以待葬事明日哭于几筵而行往從義兵都廳與諸友共事庶幾少酬亡父志願而死生任天所為耳親讐未報　國恥未雪何以生為只要一死分明耳

又

孫等高從孚稽顙再拜言父子兄弟同在戰陣臨危相失獨此苟生至今假息於覆載間神理所不容惟有一死而止耳今奉手札遠來憑審

奉親避賊一家安穩從厚妻孥賴以保全一味悲感而已素病本無安意又遭此亂雖欲少延頹喘以保母弟且撫存亡弟孫兒而自恐氣力終不支耳父子之痛無以向人言者亡弟素無弓馬之技徒以區區忠義援袂而起常率健兒獨當陣面少無怖容其恒言曰今日之事雖殺身沉族猶不足悔所親皆聞之矣及其軍潰殺後授命而無狀者獨全其軀春草池塘阿連誰夢風雨中宵舊約難尋日徃月邁肝擢心死而其英姿爽氣宛宛在目直欲相從於九泉而

猶言猶食者爲何人哉

別紙

吾一家不學軍旅衆所知也欲以區區忠義感發人心而亡弟妻姪慷慨以死自決嘗於賊兵淪爲讐之一後欲倡義士況爾之尊懷又大略曰烏嶺無異坦途漢水只隔一帶於斯時也安危罪在於大臣者是懇乎匪躬宜塗於中野又曰二百年來食於此土之歲爾　列聖之生成數千里禮義之大邦豈無一介之男子其亦向乃古今之撲者有曰我則雖無蒙遇之躁涉今日

向來中官之兵無以此推之亦可驗其所存
矣檄文已成而將有不從曰本道倡當令勸
王不悉在無兵不相禁者哉以乾兵無路則奈何
吉一家亦謂信撤而不從則無論而有害遂
中止今洗鍋江退兵之後人情洶洶將不可救
拾羅州金千鎰令公傳書相約欲傳檄聲罪問
其罷兵之由然後與義旅收拾舉事一家難以巡
察不動 王室蹶爲有罪如此處置恐妨事體
且巡察方將再舉而道內士論合辭而非之巡
以無以號令一道專有代不服之患金與宗

為婚姻家相勸勉以善導巡察使收恭小論之效
果然巡察聞兵而列邑小民皆曰節江之師無
故罷師今何為耶集勞民乎所往逃潰漆室之
憂實是有不祥勝言者存邑部有偏生兵為開諭
艱難起送而道上相繼散入山中於是乃為倡
義之計一以鎮定人心一以繼體大軍三路之
兵潰於龍仁我兵傳檄北上欲救先川根本而
敗於錦山師雖無功然當時若無義兵湖南魚
肉之禍不待尚炙之矣全于鑑今公同約舉
義而去年六國驛州一官故先發以宣示於十肯收議

邑之兵設在於追遠齋家親嘗有書曰誠豈一日
忘湖南哉蓋必待勢 王義旅之發金則已向
北路今入江華亡親所次瀰面初面向今道有
警不得遂赴 王室艱限地守瞻望痛哉亡親
嘗語于一家曰今年大家宮星不佳將恐不利
然則家親與義之時已決必死之計矣前年七
月家前大木先世所手植者二株爲風所拔今
年五月本州客舍鍊所門前數百年舊木又拔
於風壓鍊所門門崩墻潰人皆疑怪然豈知本
州首事起義兵而吾一家無不受其禍哉臨惻[illegible]

英宗大王四十八年

維歲次壬辰二月丙寅朔二十日乙酉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高益敬諭祭于故忠臣高
敬命之靈惟靈早闡于竹樹忠惟烈董寡卿
髮然同節特命不祧御孫亦錄今逢此年予嘉
昌極元輔提醒其祭特設是豈予意其亦繼述
其尤異者御孫在直何循常例膺前陛亦親綴
其文禮官替酹不昧若存感予歆格

正宗大王二十年

維歲次丙辰十月癸酉朔二十九日辛丑
國王遣近侍臣原任左承旨徐瀅修諭祭于
贈左贊成高敬命之靈睟暢並風文山烈日平

賜祭祭文

維萬曆二十二年歲次甲午正月庚辰朔二十日己亥

王世子謹遣臣翊衛司副率李希幹致祭于贈禮曹判書高公之靈惟靈秉商間氣山岳儲精為鳳為麟為龜為龍蔚然瑞世之德如圭如璧如金如錫溫乎拔俗之姿夙背冀於　王家旋就閒於商服高於大醉三千首幾處蹤龍之舊題便宜方略十二條而度桐鄉之遺愛遠邦家之多難倡忠義而勤　王投袂而行武夫

開口而聲氣登壇一而誓三軍奮臂而忘生衆推
元規之主盟人慕天祥之擧義 朝廷鍊兵三
十載討賊反出於書生 國家養士二百年翰
忠幸見於今日何長城之遽壞竟一木之難支
血戰營之陷千金救虎口男兒死耳輕七尺於
鴻毛集前功於半途齎壯志而役地事之成敗
也命夫復何言天之報施於人果孰能測一門
之內死事者三旬月之間受禍最酷緬遺迹而
長痛泯余淚之無從茲命有司用陳薄奠死而
不朽想英爽之猶存魂其有知尙歆彭第而祭享

嗚呼哀哉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八月甲申朔二日

乙酉

國王遣臣戶曹正郎趙德諭祭于天朝禮曹判

書高公命之靈惟靈稟華嶽嵩高之氣倚俊豪播

千人胥毓萬甲花　先朝而簡接鑾選擇帝之

官達于歲而沉淪至今見謂之而一朝選之到

郡凌奔弟州至守成將之夜請兵一朝陽所憂

張遲之兄守伊雖獨能義而發卸然教鐸

而藥國武池嘿織無一可持從遲而傳之長言

遠近大小不能而同歸由義烈之先稱爲忠臣
許一死何難之有若從彼此順逆之三賊引而直
爲莊烈帝殉國之從論設血忠理張貴當易辨
戰爭也然知天意之難諱彼忠所爲莫過言之
之無疑忠孝大節八字三人並懷封疆之泰還
謂者畫一之言於廟內而祠建恩烈天之風
春秋年年春享祀三月祭享不待蠲泉之修典
乃出于子之經營祀典於千秋祠宇無爲
錫以褒忠之二字實開前朝闡明雖而無頌
呉止讀獻之里表行人指點而陪讀不必曉音

之人寵錫殊禮爲遂乎廷臣進爵尚歎夫宗伯六
字已矣精忠靈作於九原魂兮歸來尚其歆饗
於一酌

維萬曆三十三年歲次乙巳正月丙子朔初七
日壬午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知製教李光諭祭于贈
禮曹判書尚歎命之靈嗚呼王在辰國運中
否運降一傑列郡風靡屹峙中外有義男子卿
將家令胤是獨迺陞貞自許一生萬死奮義舞
兵鼓勵士氣同聲相應號令一無違臨血誓鬼神

恩旨遄傳旋西調志在勤王調護何異錦賊鵠
張不敎刑能摧入虎穴非老雖分忠定懸紀義
旗纔舉王辟斬臣穿躡遄承至竟何極讀書章
生不負所學父忠子孝俱有耿光微卿一家誰
植綱常綱條風聲雖久難忘爰具菲薄酹此一
觴聊表吾思我識非假
維萬曆二十二年歲次甲午正月庚辰朔二十
日己亥
王世子遣臣翊衛司副率李希幹致祭于 贈
部參判高從厚之靈惟靈名父之子 王室乃

心銜哀卽戎傻倠誠深誓衆壇場歃血轅門臨危
慷慨義動三軍孤城失險獨志從地使汝至此天
胡忍此人誰無死於汝則寃遺意醻汝冀歆恣務
尙饗
維歲次甲寅七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
國王遣臣副修撰俞健基諭祭于贈忠烈公高敬
命之靈曰皇矣 毅廟乃培乃育士論仁義人慕
忠節于以立禮巖顯蹕龍奉乎不顯慶也邦傑睠
旅緯祠菲饌其食曰有臣同尸以忠烈子弟編裨
軒佐義釋一體之祠咸與無缺龍蛇往事欲說詰

蹟　廟社蒼黃車駕播越孰播我武我醜斯遏時
維諸子糾義討賊一劒相呼慷慨濡血勇奮風霆
忠薄星日厥群赫赫厥靈濯濯庶幾此已藩我南
服天時不助一死已決視義如歸談笑鋒鏑前後
雖殊其地則一同城并命巡遠南八名留宇宙骨
委沙礫風彝永垂壇宇斯屹予懷文烈曠感疇昔
俎豆一室冝共芬苾伻官致酹尚庶共酌

洪將桀之時抗檄文于吾一家吾兄僉合辭
成文以送未至而用他人檄吾一家只願湔補
過贖罪效忠於　國而纍及有憾於義兵云觀
死事之後狀　殉沒骨而同死諸人之事亦不
詳錄以　達朝廷夫豈盡察此意乎嗚呼痛哉
緬惟　聖祖之創運實自上宮之倡衆鴨江
回軍大義昭於天下荒山棨戟神功蓋千載
中靈長縣必賴之　恩澤何可忘也北營日
檄文中語而欲使人知之故並此錄告
　檄禮門書

右文肅後裔遭時不造家禍罔極不肖孤子
病廢草土偷與此賊共戴一天今若洪僉知李
男首以大義倡諭諸路糾與含寃忍痛之人共
圖討賊報讐之舉人心所同孰不興起趙君完
堵乃趙義將憲之子也出將收拾文兵揭旗湖
西孤子雖無狀觀其既已入土此身亦無憾冒
哀扶疾敢與本道同盟諸公糾集兵械為此首
死敵之計伏想諸公亦必樂聞之矣嗚呼苟生
至此倫紀滅矣但恨人微力弱無以首事今者
諸公既已倡之而孤等又袖手不從縱使老死

牖下將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乎洪公聲威已著
可藉以集事恭仁長城瑯原二使君亦抱終天
之痛誓不與此賊俱生而都體察相公許令合
軍復讐不以文法拘礙兵糧器械庶無後憂只
在諸公應與不應之如何耳嗚呼不獨湖西之
人方可共事秋念洛下士庶避賊南來者豈無
父子兄弟之讐乎雖幸免於賊而感傷霜露因
致大故則亦不可忘此賊也重念父母之讐不
共天兄弟之讐不同國朋友之讐不返兵亡親
秋城擧義之時南士諸公期以同死王事焚香

誓天推爲大將固有兄爺之義矣不幸功業不
終而諸公豈忍視同路人乎當日麾下武士固
已慈赴義陣備以在家或分守營陣者伏願勿
以邪乎爲不肖而進念秋城盟血共濟大事如
何諸公如以爲可伏乞齊會于兗州面結盟約
不勝至祝至祝
一雖有志復讐而病弱不能從事者許以兵械
相扶或代送壯奴或出米布或出鞍馬大以成
大小以成小至如下賤貧窮之人雖升米寸鐵
皆可相扶嗚呼精衛塡海一簣成山只在其誠

要不在多
一避賊而来者挺身亦手無以相助資械則或
身自從戎或募得兵粮毋爲袖手共擧一臂何
如

荅白進士振南書

伏承手札憑審起居萬安哀感不已孤子從厚
路得亞使傳令移兵嶺南今在龍城明向雲峯
矣孫島某人只令專主孫島一邑而所經官則
自願求借軍器光山發軍時蒼黃成給關文而
已今得來教不覺寒栗遍體卽遞從事之名而

令爲有司之名矣雷振副將已遣朴茂承請來未知彼將如何論報體察事不但事體非便體察上使遞任赴京奈何大縣義兵合軍自當以私相議若要上司文字指揮從事則必有所不相樂者奈何奈何尹正字若有意俯就幸可言手孫子雖無分亡命似有契誼以是敢依教成送一帖伏惟鑑恕

正氣錄終

有明朝鮮國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
判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貳師行通政大
夫工曹參議知製 敎兼招討使高公神道碑
銘
盖歲萬曆之壬辰 國有倭難而參議高公以
死難著大節旣十餘年而神道之石未有記也
一日公之孤用厚謁余而請曰先人雖與公兄
弟遊而死事顚末公所明知敢徼惠一言以爲
不朽計且申以母夫人之命曰夫人語公事行而

泫然悲不已也余雖不文安敢辭嘗倭賊之六
寇來犯也公里居光州之村舍聞我軍每戰輒
北鳥嶺失險而湖南之任巡察者未有得衛
王室之意公獨與子從厚因厚謀擧義既而又
聞 鑾輿西幸都城不守公日夜哭失聲巡察
領勤 王兵到錦江聞京師已陷急黃罷陣一
道人心恟懼公貽書巡察責以後效言多剴切
而不見省公慟 邦家傾覆與羅州人前府使
金千鎰共圖興復筆尺往復公首決倡義許五
月戊子會于潭陽府玉果人學諭柳彭老等推

公爲盟主公非素閑軍旅而慨然登壇亦不以老病爲辭因傳檄道內應募者日集六月己亥公出師礪陽時三路之師潰於龍仁兩湖益擾獨倚公爲重公自全州整旅北上次礪山手草檄文遍告諸道以連關西公將向尼山聞賊自黃澗踰錦山而郡守敗死賊勢猖獗麾下士爭欲還救本道公亦然之七月庚申公遂移兵珍山將擊錦山之賊銳士競募者愈衆軍聲益振丙寅遂部分將士入錦山與防禦使郭嶸爲左右翼公先遣精騎數百直搗賊巢爲賊所乘而退

公鳴鼓督戰士皆殊死戰還處賊兵于土城焚
城外館舍又以謀延爇城內聲勢甚壯賊冒死
突出義軍四面攻圍賊多死傷不敢出會日暮
官軍又不肯助戰土城厚完不可猝拔乃退師
還陣是夕防禦使使人約以明日合戰公之長
子從厚言于公曰今日我軍得利持此勝勢全
軍而返可相機更出以圖賊與賊對壘野宿或
虞夜驚公曰爾以父子之情畏我死乎吾爲
國一死職耳是夜賊果謀犯竊出設伏爲邏卒
所覺翌日丁卯公與防禦使進兵公去賊五里

許止陣與防禦陣相望公遣八百餘騎挑戰未
合賊空壁而出先犯官軍防禦營下將金成憲
策馬先遁賊薄光州興德兩陣防禦陣望風而
潰公爲獨當之計令士皆持滿以待人忽急呼
曰防禦陣潰矣義軍因而崩潰公嘗曰吾則不
閑騎馬不幸戰敗惟有一死耳至是左右請騎
馬而跑公曰吾豈苟且免者哉公之麾下扶公
上馬公旋墜馬馬逸公之麾下儒生安瑛下馬
授公徒步從之公之從事柳彭老馬健先出問
其僕曰大將脫乎曰未也彭老還策馬還入從

公於亂兵中公顧曰吾必不免爾可馳告彭老曰吾豈忍棄大將求活賊鋒遂及公竟死之彭老自以身扞蔽公而死之安璞亦死之公之從子田厚率驍武士在前列出入矢石及軍潰下馬整其部伍在陣死之近縣士民聞公敗老少荷擔顛頓曰吾屬死矣哭聲振野軍潰士卒不知公存亡稍稍來集及聞公不幸皆號泣而散南中士民識與不識皆相弔痛惜之公以白首書生當板蕩之日仗義而起為兩湖倡雖愚夫婦卒逃匿林藪者皆聞風爭赴旬月之間

至數千人盖公之義色發於至誠有可感動該
也公於壬辰春夏仰觀天象語一家人曰今年
將星不佳將必不利然則公固措於死生而舉
義之日已決捐軀之計矣及討錦賊與女婿郭
攄書託以家累公之自處與所定也當賊之犯
錄錦山也文武攝兵之將逗撓歧路而獨公不
計事之利鈍親蹈虎穴與賊血戰亡身徇 國
雖未能奏捷成功而公歿之後視公進死攻賊
者繼起敵賊雖屢勝死傷亦過半擁甲胄遁則
國家之保有湖南以爲他日恢復之地者其功

情所歸矣參贊成公渾在 行朝極言公忠烈
大有勞於 王室盖有見于此也公之體魄潛
瘞錦山山中賊兵阻絶不能即收八月朞甲遺
孫從厚等乞義兵僧取出公屍凡四十餘日乃
始就斂屢經暑雨而神色如生見者咸異之奉
還故丘百姓噓唏嗟悼或至奔走號泣 大駕
在龍灣之日 上聞公擧義而來動容嘉歎襃
公工曹參議知製 敎兼招討使 賜書勞之
書中有節制列邑策應調度恢復都城之語時
工曹佐郎梁山璹自 行在南還 上面諭曰

歸語高敬命金千鎰顧爾等及時恢復俾予得
見爾等面目有日也爵命未至公已歿矣十月
庚寅葬于和順縣黑土坪之原葬之翌日風雪
交作長虹起於墓左横跨塋域竟數十里光彩
異常逾日不滅人以爲忠憤所感後以卜地不
詳己酉年二月庚寅改葬于長城縣鶴洞里午
坐子向之原當公死事之聞也 上命贈
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
大提學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後加 贈議政府左贊成公之歿

也巡察因前嫌並以兼牆行師軍潰而死誣公
於馳 啓中廢後李廷龍繼爲巡察褒公死事
之狀則曰高某首擧義兵倡義勤 王身犯賊
鋒與賊血戰不幸軍敗父子俱死者始得其實
云乙未夏 命有司棹楔門閭辛丑秋因門生
前監察朴之漢等疏 特命建專祠光州 賜
額褒忠遣禮致祭仍春秋祭世世勿絕嗚呼此
可以觀君臣矣公諱敬命字而順系出耽羅其
先世賜貫長興遂爲長興人忠佐衛副司直
贈通禮院左通禮諱尚志 贈戶曹參議諱自

僉刑曹佐郞兼春秋館記事官 贈禮曹參
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諱寔卽公之高曾祖及禰
考也考諱孟獻官止司諫院大司諫而娶南平
徐氏成均進士諱之女以弘治癸巳十一月三
十日戊辰生公 公自髫年儼若成人器質自公
仁廟一見奇之 以公爲遠器 公少穎於書讀
數篇輒成誦十六遊學京師嘗日誦一詩經篇
皆慕與之交公名譽藹蔚壬子司馬試中兩進士對
一等戊午夏 恭憲大王臨泮試士公居首 賜
直赴殿試是歲式年試又擢甲科第一初授成均

館與籍俄陞尹會佐郎己未春拜 世子侍講
院司書庚申春遷司諫院正言尋遷授刑曹佐
郎移拜兵曹佐郎知製 教自是常帶一字銜
尋 賜暇讀書于湖堂辛酉春拜司諫院獻納
夏拜弘文館修撰尋還獻納轉司憲府持平秋
授弘文館副修撰奉使關西其還也 命爲進
沿路所製詩冬陞副校理壬戌春發病遞授典
籍夏拜修撰又陞副校理當 宁 下名畫六十二
幅 命公賦詩寫進 特寵賜以褒之公以能
詩方有聲而顧於名利泊如每朝退闔意竹書

以鹿兒日未嘗造請諸公間癸亥春序陞校理秋
左遷典籍補錦山郡守未赴罷還鄕里唯課讀
墳典或遊覽山水以自娛不見其擯斥之容家
食若十九年萬曆辛巳始起廢爲靈巖郡守時
國家奏辨 璿系之誣使臣金公繼輝請以公
爲書狀官以成均館直講兼司憲府持平朝
京師壬午春復除端山郡守秋翰林編修黃洪
憲給事中王敬民來頒 詔遠接使李珥以公
有華國之詩爲從事官拜宗簿寺僉正有詩蹟
而簿寺同僚者迫欲代公從事嗾言官論之亨

公之經綸公亦於朝其論遂寢由宗簿遷司贍寺僉正平公素不識公一見便許與開心無間其與華使唱酬用公詩最多癸亥春拜漢城府庶尹尋爲韓山郡守冬以前文翰薦拜公爲禮曹正郎公辭不就徑還鄉家甲申夏歷拜宗簿司僕僉正冬拜司藝乙酉春 上以公文章不宜沉下僚遂超三階拜軍資監正時有不悅公者公辭疾不至夏補淳昌郡守戊子坐罷庚寅夏拜內贍寺正大臣於 榻前薦公文章拜承文院判校知製 敎兼春秋館編修官時宰執

武肅公議欲追罪公敵退於時事默然似不能
言者秋陞通政階拜東萊府使府領海倭之
行館道貫約不能張咨商定舊無名之貌沒人之
覺未易與計可公慮自問詩一遼不泥交象胥
悅辛卯以言論忤光國原從功不列與焉尋罷入
京言路亨論鄭允銘徽義等請公爲鄭公所爲
皆公臣馬還鄉壬午生宸翰優渥作史公嘗自
號潁鑑又號竹軒亦曰愚拙公風姿甚偉識量
宏深器度有識閒恬無華言温不見喜色其於
嚴伸路公辟寬之容然人至其臨事又不遂爲固言

剞害計尌人未嘗調謔強笑語而中心樂易過
平居不言人短子姪或語及公輒訶責之曾背
際平易不以察察爲能而常有悛省之思及其
家居日入十不拜餽於人而公晏然不以介懷庚
甞甚爲家徒所遺識後田畝悉讓其弟而自取
羸老羸疲有他無玩好惟一蓄書史數千卷每手
編即不以寢食廢凡三教九流之言皆所精
究而明於象數爲文章尤長於詩不事雕琢而
俊逸不羣有集五卷一世論文之士無不誦其
詞而重其名屢典郡府家無儲餘其卒身歿之

日復歸鄕宰之昀乃元裏字雖行並以次第等書之一
然而為高世所稱讚欲進之知以者乃真正之言
士壽之宜著其得其數利亦心其情洋言宜隨
之節矣　國朝縉紳之遺則未必盡知之也定
貞夫人蔚山金氏弘文館副提學有創之女
有丈夫子六女子二長即從仕　君文科吏曹佐
郞啟壽令自撫次起從舊復文陞執義兼書
別坐爲葬江而死　贈承政院都承旨次即自
孚己三文科教授紀成均館學諭歷大司憲參
時　禧宜高等氏次曰遵庠生某長次曰有厚

儲養東南樹願類操觚翰後聲蔚然則一時國
以文人目之矣及其懷章補郡佐衝外服所至
以潔廉奉職平恕得吏民心則卽古所稱循良
其人也 國有兵禍蛇豕荐食疆臣退縮武將
奔潰而乃以遷史之儒臣非有封疆城守之責
而提孤軍抗勁賊奮弱抵堅誓以報 國旣不
效矣則以身殉之文字俱爲比他死節者爲烈
世之日訾薄文人鮮實用者蓋至此而無復措
其說矣公非一代之全人乎記家兄議政公與
公定交俱在未冠余齒又少而得以鴈行隨焉

其時公年季髮發承玉顔映神仙中人也追而思之夢想森然五十年猶淡日也少而景慕願趨下風追老大而嚮往之心不衰公今已矣而余乃後死屬此樹石之日得相其後無亦有契存乎其間者耶噫嘻其悲矣旣因用厚手錄之狀敍其畧而係之銘銘曰

壯元死國吾有文山　惟公代興寔伯仲間
人亦有云不愧科名　文冠多士節則忠生
黽綏國難籌軍抗勁　毅魄全天父子併命
死而不死其神烈烈　目不可瞑並言見識

旌忠錫鐵以慰遺魂 公在九原尙拜湛恩
公深於詩騈娘千篇 榉撰詞林作者推先
文苑忠義合爲一傳 征古解觀於公乃見
新阡鬱然大鹿象賢 有來千年精光燭天

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國忠勤貞亮効節協
策扈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海平府院君
兼知經筵事尹根壽撰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弘
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
成均館事世子貳師諡忠烈行通政大夫

工曹叅議知製 教兼招討使高公諱敬命墓

表文 前爾南藥泉九萬書

霽峯高先生葬于長城梧桐里百四十年戊辰

辰城元景夏表其墓曰嗚呼先生之忠義大節

固已揭日月而炳烺百世後人鑱諸石以表之

何也先生之名雖傳而遺章丘陵有時而遷匪

有以表之深目而髣涉趾難親誰復知先生之

墓也蓁〻曠野幸有數尺之石則雖田翁樵叟

有以知先生之墓而亦將歔欷徊徨思所以發

焉有墓而表何可闕也噫嘻壬辰今焉甚遠矣島

虜之變寖久而忘先生純忠盛烈其將翳晦乎月汀白沙之筆尚有凛然不泯是可以徵也世以先生譬諸卞成陽父子三人同時殉節固與古人同未聞卞氏之女罵賊伏劒而死豈不尤卓卓乎哉墓有時而夷也石有時而泐也謂先生磨滅不可得也

原任兵曹判書兼知 經筵事弘文館提學

元景夏撰

原任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事 世子左副

賓客李周鎭書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通善郎臨陂縣令

高公諡狀

公姓高氏諱從厚字道冲號隼峯其先出耽羅星主及麗朝賜籍長興入 本朝 贈戶曹參議諱自儉始居光州曾祖諱雲禮曹佐郎 贈禮曹參判祖諱孟英大司諫 贈左議政考諱敬命工曹參議 贈左贊成諡忠烈號霽峯壬辰倭寇之難倡義兵殉 國事具載 國乘妣

貞敬夫人蔚山金氏副提學百鈞之女以嘉靖
甲寅歲生公自在髫齔端重異凡兒鄭林塘惟
吉嘗送女奴抱來使夫人親自梳櫛曰此兒氣
度安穩他日必為篤實君子云甫及志學之年
學業已大成年十七登上庠二十四擢文科初
隷校書館陞成均館序陞典籍移監察又遷禮
曹佐郎戊子拜臨陂縣令以儒雅為治而與時
議不相得為臺官所劾罷辛卯選知製 教又
為時輩所彈去公恬然無幾微見於色侍忠烈
公家居有優遊卒歲之志壬辰夏倭寇渡海直

趨漢都而我師在慶崩潰無禦之者忠烈公與
公及公弟學諭曰厚洒血糾義誓赴 國難其
時本道巡察使李洸盡發一道兵行到公州聞
鑾輿西幸都城不守驚惻罷陣還及其再徵
兵人皆逃匿忠烈公與前府使朴光玉奔走曉
諭收合潰卒使公兄弟分領其衆進到水原付
牧使權慄陣中仍欲西赴 行朝路阻不得進
而迴忠烈公已建義旗于潭陽矣公迎謁恭仁
轉從金溝廢縣募人傳檄耽羅請得戰馬由金
堤臨陂諸縣收募兵粮會忠烈公于礪山傳檄

諸路達于 行在忠烈公將自恩津趁兵北上會黃澗永同之賊踰入錦山完府之勢益急麾下將士皆欲還救本道忠烈公亦然其計遂移兵進討錦山賊與防禦使郭嶸分為左右翼義兵蹴賊于土城賊多死傷不敢出而官軍不肯助戰日且暮遂退師還陣是夕防禦遣人于忠烈公議兵事公進曰今日我軍得利持此勝勢全軍而返可相機更出以制勝今若與賊對壘野宿恐有夜驚之憂忠烈公曰爾以父子之情畏我死耶我為國一死職耳公不敢復言翌早

賊從壁而出先犯官軍防禦諸軍皆望風而潰
義軍猶為獨當之計士皆持滿以待忽有人自
後急呼曰防禦陣潰矣義軍亦從而潰勢如狂
瀾橫決不可復止公所乘馬適躓倒翔躡方欲
撥起勒馬從奴鳳伊貴仁自後鞭馬疾驅曰令
公出去已遠矣遂急馳幾三十里始知忠烈公
與學諭殉節陣上墜馬隕絶良久欲徒手赴敵
死左右抱止之曰事已至此徒死無益且先令
公體魄方在積屍中令公又死誰當收殮之者
公遂候賊去徒步入戰場得忠烈公遺體潛瘞

錦山山中八月某人更往奉忠烈公及學諭二體而來始得稍殯日夜痛哭曰父子兄弟臨危相失吾獨偷生此天地間罪人何面目立於世乎葬訖即欲從事義兵大夫人痛哭止之曰汝父汝弟俱死汝若又一死我以未亡餘喘將誰與為命乎吾當先自決不忍復見汝死公於是乎欲從義師則恐傷大夫人之旨欲從大夫人命則又恐失枕戈之義遂閉戶深處晝不見日夜不燃燈米飲罕入口氣息將絶大夫人泣謂公曰吾所以止汝赴義者本冀汝生今汝病將死

等死寧從汝志也公即起進䬸粥往請元帥得領本道寺奴之衆遂傳檄遠近収兵聚粮以正字趙守準爲繼援將且報體府以本州僧觧政爲遊擊將以金雅澤高敬身等爲軍官起兵之日自號以復讐義兵將以正字呉玭爲從事官部將呉宥爲副將鳳伊貴仁等亦從高敬兄着忠烈公之庶弟也亦願以偏裨行公曰吾有病母弱弟無人救護願叔勿行也敬兄曰吾聞兄身之讐不返兵遂涕泣隨之公亦不復止出師日吾拜泣辭六夫人旣出門復駐馬下坐握手

旁手曰今日來訣羞顏乃忘授書日課之學仍
從容授之曰人而不學無以爲人爾其勉之無
負吾意聞之者莫不歎息流涕配李夫人率二
子避兵安東本家聞公將起義討賊冒死奔赴
僅達黃溪農舍公已治兵于本州之析楊樓下
矣使侍婢傳言請與相訣公曰我已在軍中不
可去夫人又使婢送二子往訣長七歲季三歲
公各抱置膝上撫其背曰吾以汝爲已死今尚
生耶解裹衣使二子傳于夫人以爲訣左右皆
泣不能視公轉鬪至嶺南義士稍集軍容漸振

而粮運不繼士有飢色然公悲憤激厲出於至
誠人皆感動終無散意時官軍皆聚于咸安等
諸郡公亦住師河東以覘賊勢賊酋清正嘗不
利於晋州志甚合兵數十萬自釜山直指晋州
也欲雪前憤仍蹂湖南巡邊使李賓全羅兵使
宣居怡助防將洪季男義兵將郭再祐等皆避
去獨金海府使李宗仁倡義使金千鎰慶尚右
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巨濟縣令金俊民
泗川縣監張潤奮義兵將姜希悅敵愾義兵副
將李潛等數十人各領兵來會公見晋州勢急

促兵入城諭遣軍中欲去者留者猶四百餘人
巡邊使傳令於公使出與居怡李勇等合勢爲
外援城中侍士見公含哀卽戎戚毁已極意懸
之亦勸公出公終不從蓋意在必死也倡義使
與公議使佐郎梁山璹奉書乞師於天將劉綎
兵綎書卽公所撰也劉見辭旨激烈爲之斂袵
改容而亦無出師意晉州受圍九日外無蚍蜉
蟻子之援黃進金俊民張潤相繼戰沒牧使徐
禮元恇怯先遁諸軍大亂皆走矗石樓公知事
不濟與金千鎰崔慶會北向再拜仍與吳玭金

[illegible]渾萬敬兄同赴南江死卽癸巳六月二十九
日也鳳伊黃仁亦赴水死具有與李宗仁姜希
悅李潛黃劒擊賊力盡死公[illegible]就義也一武士
在側見公將赴水泣請我習水善泅可負公渡
公曰吾以不死錦山爲恨今可求生乎汝如生
還以今日事言於吾家武士卽公之隣人也昔
歲久之後每道此言嗚咽不能已公之遺體失
於晉江以禮不許招魂葬不置墓事聞　贈都
承旨　王世子亦別遣官致祭其後加　贈
吏曹參判兼職如例乙未棹楔門閭辛丑配享

忠烈公廣忠祠　今上戊辰湖南儒生白光瑚
等上疏請公及公舅尊諭公並　贈謚朝廷許
之且加　贈公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
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
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先贈正
二品職然後　賜謚朝典也公初配宜寧南氏
有二女長適梁山軸次適柳適進士後配固城
李氏生二男長傳立參奉次傳言一女適洪鎬
大司諫梁有一子曼容應教傳立有四男斗一
斗紀進士縣監斗平進士參奉斗應傳言以斗

紀為後洪有二子汝濂汝河司諫斗一有二男
可遠可觀恭奉斗紀有四男可翼可寅進士縣
監可賓可謙斗平有二男可迪可永斗應有三
男可臣可以可大可遠以可寅子漢慶為後主
公祀曾玄以下多不悉記公天姿純正語默動
止各有常則平居嬉慢之語懈惰之容一不見於
色辭見者皆肅然釋褐十五年僅得一小縣人
或以坎坷為言則公笑曰人生窮達在天士君
子處身當勉其在我者而已為文章後逈盤發
操紙筆立就起義兵後凡其檄文之及於遠近

見之者無不於邑流涕其墓焉滿州撤有曰殺
袂而起者吾知海外有人執策而臨之毋曰天
下無馬語意警絕對偶天成一時傳誦與村申
相公欽嘗曰人有才如許終於落拓並與其文
章而廢之枳其掌綸之選進退與奪如此如之
何其不召外寇六世之譏者以公之父子兄弟
俱死於義比之卞成陽而公之姊盧氏婦從妹
安氏婦罵賊伏劍而死庶叔從奴亦並公效命
茲乃卞氏之所未有嗚呼烯矣且公於家國之
讎不忍共戴一天則一死固其志也雖然無益

於事而徒捐其生亦非公素許晉州以一片孤城當十萬巨寇其必敗之形不待智者而可見而公恥與在外之諸帥觀望甘與入城之羣賢許命者蓋以賊銳鋒旣鈍於晉城則餘毒必殺湖南晉城之陷節所以摧賊之凶威湖南之保節所以為 國家中興之基本然則公之一死其處義亦審矣夫豈盡無復之而感慨輕生者比哉 朝家於忠烈公所以褒忠節惠者哀榮無憾而公與學論公久未有易名之典士林之欝望久矣及今章甫呼閽並得 恩命將續

公事蹟上之于 朝以備太常之採而公之所
樹立卓卓如此有不待文辭之揄揚只舉其家
狀中人人之所共傳道者序次其終始焉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致仕奉
朝賀南九萬謹狀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
師行擢知成均館學諭務功郎高公諡狀
曾祖諱雲文科刑曹佐郎 贈禮曹叅判
祖諱孟英文科司諫院大司諫 贈議政府
左議政
考諱敬命號霽峯文科壯元工曹叅議知製
教 贈議政府左贊成諡忠烈
公諱因厚字善述自號鶴峯高氏本出耽羅公
之先世賜籍長興遂爲長興人忠烈公早以文

章鳴世歷踐華顯中遭挫揠屈于時庸終以忠
節大顯聘蔚山金氏副提學百鈞之女有丈夫
子六人公其第二也以嘉靖辛酉生生而警慧
絕倫三歲能識字六歲始學不煩師承日開月
益又其志尚高遠與羣兒嬉戲設爲士相見禮
揖讓周旋儼然中度長老見而異之及長承訓
家庭薦厲操行既娶婦家素饒財待公甚厚公
於服用之華靡者一切屛去以儉素自飭惟硏
硏書史夜以繼日己卯中司馬年甫十九己丑
擢文科朝議以公文學宜置翰苑湖堂爭欲尉

薦之時忠烈公為當路所忌因以並擯公黜補
成均館捕知為論世與情之壬辰倭寇大至列
郡瓦解賊遂長驅北上莫有嬰其鋒者時湖南
援臣閔夔昇擁兵無意勤 王忠烈公與公兄
穿方屏居光州之舊里謀倡義起難援臣得
劉命始領兵到錦江聞 乘輿西幸京城旦
不守蒼黃罷陣而還一道人心益渙瓦解之反
其非變兵則衆皆解散所在逃匿忠烈公與朴
公兄正奔走號諭收拾本州儕流使公及伯氏
臨陂公分領全水原以付我使稍公樸仍於西

趁 行在路梗不得進還到潭陽則忠烈公已
建義旗爲大將矣公與隱陂公賓軍爲將移軍
完山有一士人請曰吾有老母願許歸養遂屬
綿護將公奮曰彼可斬也人皆求去何以爲軍
運中爲之震懾其駐完山也忠烈公使公率尾
下勇士設伏于鎭安茂朱之境以遏嶺南賊之
侵犯者已而賊自茂朱踰向錦山忠烈公營壘
兵爲此上之計進次礪山乃移鎭錦道以遏于
閒西及抵湖西境又聞黄澗永同之賊踰入錦
山勢益猖獗完山朝暮且急忠烈公與麾下諸

人相議欲先擊錦山賊以救本道遂移兵珍山
戰士就募者愈衆於是部分將士以公爲前行
至錦山與防禦使郭嶸令營爲左右翼義兵先
督戰蹙賊兵于土城四面攻圍之賊多死傷不
敢出會日入官軍又不肯助戰乃退師還陣翌
日義兵與防禦軍並進戰未合賊空壁而出先
犯官軍防禦諸軍望風先潰忠烈公獨合軍中
皆持滿而待以爲犄當之計忽有人息時日防
禦軍潰矣義兵亦從而潰忠烈公被賊鋒死之
公常居前列率麾武士及軍潰下馬整其部伍

欲復戰竟殁於陣中即是年七月初十日也南
中士民聞之無不號泣相吊臨陂公乞編從求
得公屍以歛之殁已四十餘日顔色如生以某
年某月日葬于昌平縣壽谷里某向之原 給
宣祖聞公父子之殁甚悼之命贈公禮曹叅議
乙未又命有司旌其門辛丑又因州人上請
命建祠以祀忠烈公而以公配賜額褒忠臨陂
公自喪次起兵復讐癸巳晋州城陷投江死之
公之妹與從妹亦罵賊伏劒而死忠烈公庶孼
敏允又與臨陂公同死世稱父子死義必曰諸

官膽卞成陽而若公一家五六人後先併命父
子兄弟俱以忠孝義烈著於世則豈非古今之
所鮮覯也公配李夫人監司瓛之女有四男一
女男長傳霖次傳川文科掌令次傳楫生員次
傳良進士女適吳希一妾子一人傳楫三女長
爲錦溪君朴東亮妾次適參奉張應鵬次爲參
議俞晉曾妾內外孫曾數十人公天資英爽志
氣沆慨於世之榮辱利害得失泊然無所動其
心詿至孝事忠烈公服勤左右愛敬俱至忠烈
公涖郡日公纔超覲而李夫人以病聞忠烈公

不欲公即歸公亦不敢固請俄又有意報忠烈
公始趣公歸而疾已不可爲矣李夫人臨終以
諸幼爲託公哀之曰當爲兒小許不復置室服
除忠烈公欲令改娶公告之故忠烈公亦不之
強焉少時入庭試見其題乃公曾所私製者也
嫌不肯書呈有親友力勸公曰士子立身不可
苟也其人又請自用亦不許遂更搆他文寫纔
畢而時限已過矣有權貴子見公作絕佳大惜
之欲曲爲公地屢以爲言公終不聽乃折其卷
袖之而出人皆嘖嘖稱嘆公自幼聰明強記讀

書不過三適然身不忌爲文詞華贍捷敍生展
書檄諸作非忠烈公手草則多出於公之光序
隱陂公果公檄文中語以稱於人曰彼即賊然
有魯連之蹈海今日尚矣豈冀畢之夜齊以此
推之亦可驗其所存云其在軍中公以貌然一
書生弓馬非其素習而身冒矢石獨當一面未
嘗見怖色恒言今日之事雖殺身湛宗不足爲
悔方其起兵也忠烈公自書姓名於衣上公亦
如之蓋以此爲異日求屍之證也公之死國
之志已決於初者此可見矣夫豈倉卒殺身者

爲地式嗚呼以公之才之行既著名登 朝使
得羔時展布則 經幄詞苑何所不宜其舒施
之及於世者宜不較一時諸名公而顧乃見於
時論不得一試之於論思撰述之地卒之遭時
板蕩憤惋展濕以身之不幸而爲 國之光悲
夫 仁祖朝以子傳川從勳累 贈公領議政
至今 上丁卯湖南多士伏 閤上章備陳臨
陂公及公事行請謚 賜謚 上特許之事下
太常公之玄孫應鼎以其諸父兄之請屬余爲
狀余雖生晚於公父子素所慕用之深玆敢不

宣之之孫[illegible]明[illegible]公諱因厚字善
建忠烈公霽峯先生之第二子隼峯諱從厚之
弟也 公生於嘉靖辛酉五月二十二日幼而聰
慧特異六歲能就學十九中司馬二十九登第
蔚有文望而爲不悅者所擠屈於成均學諭及
壬辰倭寇之亂 宗社播遷列邑波蕩賊勢豕
突無敢嬰其鋒者湖南勤 王兵到錦江聞都
城陷方伯者蒼黃畏怯罷陣而還人心益洶懼
霽峯忠烈公慨然倡義收募散卒使隼峯公及
公領付于水原權慄陣欲西赴 行朝路梗不

亮進公遂從忠烈公移兵於完山以遏嶺南賊之犯湖右者於是移檄諸路轉達于 行在部分將士公爲前行進討錦山賊處之土城幾獲全功翌日賊空壁而出直犯官軍防禦將金成憲棄馬先遁諸陣望風自潰義軍猶爲獨當計持滿以待忽有急呼於後曰防禦使亦潰矣義軍亦從而崩潰勢不可止忠烈公遂殉節公冒矢石欲整潰卒復戰亦死於陣即是年七月初十日公年三十二矣遠近聞公父子之死莫不號哭曰皇天不祐失我長城隼崔公得公遺體於

積晨間沒已四十餘日容貌凜然如生衣間有
自書姓名亦可證爲 國一死之心矣 上聞
而悼惜之 命贈禮曹叅議以子傳川叅從勳
加 贈領議政旌門閭 謚曰毅烈與隼峯公
同配于忠烈公祠噫公忠孝賦性有行學尚氣
節在兒時戲嬉設士相見禮揖讓周旋儼然有
儀及長入庭對題出私與不肯書呈曰士子之
身不可苟其志操之正直於斯已可見矣自屛
居田里世間榮辱得失未嘗動其心得於家庭
者惟忠義而已是以當亂使義父子同日而死

兄以復讐將投江而死兩妹罵賊死兩叔敬兄
敬鳳伊貴仁亦皆戰死世以諸葛瞻子尚比之
而中朝孫御史稱忠節孝烈四美具者誠天下
定論也夫巡遠死而安史之兵頓於睢陽城下
河北十二州賴而獲保公死之後糾義者踵起
遂使賊鋒終不能大闖湖南者安知非錦山一
戰之功也歟長興之高始出於耽羅星主曾祖
禮曹佐郎 贈參判諱雲祖副提學 贈左議
政諱孟英考忠烈公工曹參議 贈左贊成諱
敬命妣貞敬夫人蔚山金氏副提學百鈞之女

也配監司咸平李氏瓛之女先公卒有四男一
女長儁霖次傳川文科嘗令傳稱生員傳良進
士女吳希逸側室子傳祿斗綱斗明傳川出斗
興斗煥傳稱出斗興爲傳霖後斗緯斗望斗南
斗遠傳良出吳希逸子以下多不悉
記公之葬初在昌平之壽谷里今移于同縣柳
村吳坐之原夫人李氏仍舊祔右公之六代孫
鳴謙袖正氣錄叙来余請銘余義不可辭銘曰
是父之子 父死 國子死於父 雖一時之零
而亘于萬古

輸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弘文館大
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李鼎輔撰
崇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知春秋館事[illegible]
文館提學尹汲書

附重峯狀啓別紙 重峯趙先生憲時也

臣伏聞天下之勢合則爲强分則爲弱故三國

昔者見亡賊則以齊師擊之見六龍則合攻一國

是之天寬然之理也今雖義兵稍高發命莫達

事說還遍不至之狀擧書之中留蒙嚴罷旨其

之際多發軍卒諸邊以此賓之其擧歸爲之義

不肯論兵助戰防禦使郭嶸坐見發命方發二

日不使其兵弱竅以發敬命無援而敗兵發命

欲臣有約同濟新江期以共誅亡賊而與兵之

官軍發敬命臣竊慟焉臣以七月二十九日平

濟翁江淮懷敵命之言有詩詠之曰要不三疑謀
百萬師興何無衛濟縣危亂江有舒人何云擊
柱投風鶴渡時臣以爲國有軍律則漫藥之罪
當可斬也臣於忠淸巡察防禦皆有言之美言
擊賊之日簡書稍減不一而足見當去于賊不
三諜發而其幕下裨將多設怨懟之言至謂義
兵節制巡察與防禦進兵之際屢使人從之而
議之裨將稍望不進非臣鳴鼓進陣以從諸軍
則幾不免爲敵命之死矣臣慣見謝亟將驕卒
情之習置而不責則雖聚兵十萬決無原濟之一

理聖主如欲保全湖西南以爲王家屛障則臣請假臣以督戰之名斬一防禦使之裨將懈緩者又使巡察合一道之力以挫窮寇陸梁之勢不致留時引日以誤兵謀則臣請自爲於行陣也臣不勝惶汗之至

附松江鄭公書（松江鄭先生澈節也爲都體察使時抵書先生）

生還忍見今日事朝衣拭淚盡血繼尚忍言哉尙忍言哉梁佐郎山璹來聞兄倡義興師來到壺山不惟故舊私情倍深嘉悅 天顔有喜百僚動色無乃祚宗之天默佑而然耶勵氣前

進一意祗俟奉迎 鑾輅惟日望之激諮膺都
體察之 命將以明日起程而路梗為慮方有
姑寢之議未知如何出場也紙盡言長姑此不
宣

高霽峯先生於吾先君議政公生年同庚也登第同榜也少時詩文同編也氣類相許臭味相合交道之篤以安處深厚爲少間斷焉壬辰之亂先生死節於錦山二子亦旋踵而相繼死於義忠孝節義萃于一家吾季父浮亭公與於其事甚詳矣先生在亂于同居民早歲大針詩語家聲以貽後進乎之

望吳與六湖首刊是遺稿又印詩集各
一千卷行于世嗚呼在二稿者能合說
充為吳兩家子孫之存者固已鮮矣
慕義之篇況此錄乎意之所氣激而
誦六合之高為一卷言語見豈爲空言而
咸嗚呼盛哉
萬曆紀元丁巳歲暮春慶尚道觀察使
海興君尹暄謹書

正氣錄跋文

嗚呼此高東萊父子倡義時文字也吾邦忠孝節義萃于此一家父死於 國子死於父亦稚吾邦有耳目者所共聞見 中朝之人亦皆知之感歎之語至或形於文字間非假區區一二談也慕其當時飛書草檄奮忠激義之文其詳不可得而聞士人之談此父子事者頗以為恨焉今讀是帙一開卷而其時所為首末備其勤王之憂 國不許死生之狀如在目前豈有今人讀未終篇而淚已交頤者後欲有致觀此帙可

也無狀於縣令公文字尤有所感焉不惟有所
感而又有所愧焉公有　主辱私有親讎而不
能死上有師讎下有弟讎而不能報尚戴頭顱
立在天地間天理滅矣人道絕矣執此書而安
得不感且愧耶吞聲一慟而顙泚隨之識非爲
人詆也嗚呼盤欎夜雨亶石寒月意魂憖甌髣
髴如在倘赤死目見此賊之平而一過其地招
請奠於崩榛宿草之原以少紓今日之感也耶
噫嘻悲夫甲午二月日至鎭安倅鄭公所見此
書請之以歸撫玩數日因泚淚書此一通還之云

鄭經世書

古語有之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此言何謂也驗諸叔世愈信夫士之居平樹顧頰伸眉抗腕談說道理者何限一朝倉卒鮮能殉志捐軀而顧乃動勤失措噫其所樹使然歟是未可知也知公父子三人特田間棄大夫一甫諦知公者要不過用文字相稱謂至於臨敵公則并與其文字廢之世果有知公者乎否耶壬辰之變何謂攢積死 國難者竟公三父子也世果有知公者乎否耶生則不能使之重國而死始爲

國之光公之遇於世何如也古固有殺身而成仁者或一代一人人猶嚮風揭烈無窮況公之一家三人耶豈不卓卓尤茂哉是錄也奚足以發揮公萬一而擴茲遺餘猶可以爲臣勸忠月行先生之以正氣名信知言哉自此世其有不知公者耶余蓋知嘗世道者誠宜有以培植正氣而爲一世訓也悲夫

萬曆紀元乙巳孟夏上旬東陽申欽書于終南書室

復高峯仁書

爵示正氣錄跋文意甚悲動反覆思惟洪難於
當世念先生精忠大節在天爲星斗在地爲河
岳軒天地而亘萬古固不待記錄發揮表彰於
落穆人耳目然而遼遠之傳韓愈必先下臺之
費晉史不復獲忠烈鄕國不當於是乎由先生
寫集到于今經幾星霜一部正氣錄寡未傳其
於盛昔之火與而御熊乃有待而然乎昔同是
巷閒先生早歲戕於兇鋒忠籍甚一國知其爲公
觸之人畢竟使先生閑居不甚大用開天之濟
之以絕代文章而獨斬於賊命乎反過遷與

諸選書不顧身提兵倡義至于同死討與逆賊
天意有關何其偉歟先生居家教子弟也一心忠
孝日勉讀書讀一字讀一字也讀一句讀一章積
十年之久見義精深含蓄不論所寫目講之有
素故慈悲然之於嗚呼扶綱常立人紀與言之
理至輔煌宇宙天之佑公亦可謂豐矣論三講
家餘慶無窮而今又左右以至堂之壁堅屋宇
里乃刊是錄其承有辭於後世謹白
己酉至月十八日朴承宗拜

啓軒先生 後思詞歌引

吾友高君善行囊以海平諸梱公爲其先大夫所著正氣録叙文見示要余一語跋末余自視不足副吾友所求逡巡不敢承厥后善行手鈔建祠 賜祭 賜額始末并請示要余詩若文益固余重惟何狀得吾友厚愛不舍如是哉噫忠孝大節固名教之首稱而上之景仰思慕於賢不肖之間焉矧余與善行有通家之素者哉不況他人而又蒙求之之勤非外貌爲者欲一不可辭旃遂賦長歌一篇以歸之所媿蕪詞陋語不能發揮百一大君子盛德至行然其哀矜惻怛

積德累烈不自己之意則竊自安擬於祖述贊揚之
衍譏爲毋徒曰月餘是軌也
兗州之野彌迤漫衍沃饒曰湖南名邦蕪亭嶠
嵒穹嶐插雲漢其下經樂之溪澗吞龍蕪之秀美
稷百谷菓蔬于以篇之筐及篋兮神明又有高
松鉅竹紫檀赤木杜冲一尺楢果樹嘉卉亦不啻一千
變爲樑爲梁爲器用爲百工之經營豈惟物產
之富甲一方民以戶計者不翅數萬以口計者
什之飛甍傑構參差突兀丹碧髹漆玲瓏照映
鱗鱗戢戢絃誦之聲洋溢盈耳宛然鄒魯之風

賢于篤古砥礪名行揚于庭自禮歷箕暨濟迄
麗到盛朝不知歲幾百禩人纔億觔曷不留遺
祠故廟樹風聲於今搁見之寧非非常人遇非
常變然後乃有非常規嗚呼我公誠不幸胡獨
際此非常期緬溯靈派討厥源或云鼻祖耽羅
鍾毓南曜精圓岳鍾英子孫世昌跨航載海動
星象中間賜籍天冠鄉公之降也寔是豐賦弱齡
已見名譽擅騷壇文章如青錢紅粟陳陳太倉
綮電清霜凛凛武庫飛揚捷疾驅造化於毫端
先輩爭稱麒麟鸑鷟出世間後生欽覩河圖玄

球發天府內則冬天芸藪蓬萊道山出入恩遇外則單父鳴琴河陽種花風流惠政幾年袖裏醫國手林泉逸興窮觴詠一朝雕題黑齒千騶萬軸駕海來東萊城邊完洒忠臣劍頭血鳥嶺亘關失天險漢江一葦飛渡疾河北會無一箇顔真卿二十四郡望風瓦解蕩金城屬卒崩騰燄驚火烈氣勢莫當長戈利戟飛霜舞雪兮白日為之寒無晶 王輦西巡淸露急 七廟不守二宮灰封狼毒虺咬牙閃舌食人為糧長安道中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金湖動 王精銳十萬

師可惜屬匪持　行宮宿衛草草兼完兵　重瞳日夜向南望苦待南軍來龍仁一敗不可再收拾元戎奔竄匹馬逃生歸舊營湖之人父子兄弟怨怒皆思磔元戎誰復號令列郡招殘兵已焉哉已焉哉國事已焉哉天柱將傾地維絕公嘗此時仰天雪涕憤扼不能言誓欲捐軀効死仗義討賊報　明主獨立一呼四方義士雲合雨集爭來赴先鋒大將壇次建大將旗設馬宰牛祭天地西向再拜起誓師平生忠膽撑草如椽筆瀝盡滿腹丹衷寫一檄軍中僉見聞之

無不髮衝冠帳下書生讀之人人涕橫臆由來
師直者爲壯況公忠義人所服旗旄央央陣営
堂軍聲遠振摧兇強竚見一舉掃攙槍引軍先
嘗錦山賊賊壘屹屹如崇岡醜類蘗蘗若積蛩
我公下馬據胡床左右列侍文武義士排簇行
鼓一鼓助以鼙鞞喇叭并大角小角義師白袍
素鎧爲號黃間賊屬斑衣劃鬐短劍撻砣交相
鏖尚桓桓鷹揚鶻擊扼熊拉豹百里之內[illegible]
股栗遠適飛鳥斂翼絶鳴號終朝苦戰戰[illegible]
士力已罷氣尚奮揮戈指日日不進舉戰[illegible]

馬亦憤天不助順將誰援皇天皇天柰何不助
順竟使武侯營中大星隕哀哀此戰場古今何
處無戰場豈有父子一日同死國前後兩卞壼
烏鳶不敢下狐狸不敢近風雲慘澹澗谷鳴咽
朝朝暮暮夕夕日沉沉兮荒原曠野日夜惟聞鬼
神哭復矢攙槍日威行英魂毅魄應不戀還家
直上九霄思真宰掃滅此賊無遺孽想像當年
壯氣鬱未洩化作十月長虹貫冰雪巴蜀回二
鑾廈奔造功臣閣上丹青瀛新構華堂敎歌舞
左對縣君右嬌子獨無當日睢陽城張公許公

名與字何以慰我湖南父老心何以勸我後世
忠義之士乃詢辨章營廟宇申　命祠官降芬苾
壽峯峯前厥位陽楹庭覺殖遷豆潔鄉人聳觀
閭里間盛事猶今頌禱泣奚止焜耀一代起人
欽同知吾諸不朽傳之無窮百世聞風興起同
是心無等之山無時乎極樂之水不改請我願
孝子賢孫世世勿替永厥聲
萬曆紀元甲寅陽月之晦安東金尚憲再拜稿

正氣錄跋

余家去東海不三里年方齔即聞倭彌我朝鮮國止兒啼者必曰倭寇隣之虜日夜嘖嘖稱矣從父老悉倭狀且聞

神宗皇帝大發兵助朝之鮮國復興城争地戦神律四十年兵退無登而 賀使者参判高公用厚以其先父兄正氣錄求序實維倭讎時倡義勤三臨陣徇節者不覺三復又兒啼不可止迫使者参判書公以文上書兵以稱元戎義遹眞文出而其次子豐論因厚同父陳殘長子臨

陝令楚德源陳中莿先獨脫師逆並與兵鏖戰誠
陌核江縣丈十四篇判書公五帳下學諭柳彭
老一縣令公六縣令公追叙其宗亞論公曰語
手筆者二判書公以資王之文當世一等之美義
蘇籍鹿其功實恩察可為雖陽是賀蘭罵之而
縣令公加以孫親孫昇自根言食其一門孝忠
柳彭老出陳領人求與主將同死儒士雲謨讓
馬主將步隨死諸烈烈不經見彰判書公既状
元為詞林文章特其劃株縣令學諭皆文科部
令使者為判書公六子與四子循庠皆進士使

休養之生民 孤軍深入 女真本
義氣之男子 中絕宗盟 大漢有
不知者 長[illegible]遺失 其來靈 南
是無策 虜能之傳 我那許 北
朝無人之識 謀有補矣 嘆哉
軍前後之語 不寧過之
血上的衣是志鄉之心 盡忠 出於傳
為風自此書風 我不學於方

秋乙未計 聖涉萬歷五色應
高之幹當 職峨危機習業遂
形於深乾 天學庠歲 於國庶正賴於
漸於精體 諸生讀之 參論文字
元氣 凡有學者而全生 專參以為
孕裹 熟不讀悟句從記 尚論
韓畫之醜 推思探闡回翔 以異從
鮮鯤之祿 窮搜索輔論辨有同求

暮遊　雖天只〻畵蒼〻之晚
排懷　山光浣遠遠〻離促暮
其以悠哉　聞岸泉〻潺〻悅兮
聖〻高僑　聲林亂〻揮　自發如
雖　清懷大鳥寫〻〻之譜〻哉乃
思　君疊疊臣貞山〻兮
劍金義張　蒼琳水之鐘　批憩
同村宜喪　涵原迎雲衆　挺葉

崔鶴士雷鳳氏　嘉禾迴而
曉閑之諺雲居所集　證之
德國　非吾子思意之所同並證
傳題　存兒翁名存正之目督津淋旣
吾茂敎居都不傳餘職守　大小不
歸明直性排所論本證　意至此
溝之圍畫　淸秋丙郭府宰
風雨齋叢　一巖生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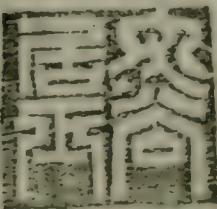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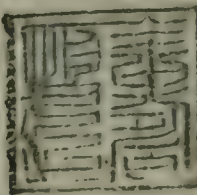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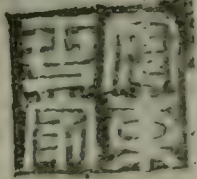
德方臨我吾谷　高眼直射不
蹊蓋異泉漢夢　文武後代得
作新宇宙劃法　地位生氣
見底柔玉回蘧　是用嗷心
力以生掉
賤而誕生

嗚呼此
先大夫嘗壬辰倭難之初倡
湖南起義兵之檄草也其時
余侍 側焉 先大夫之撰
業而親寫猶及見而謹藏之
得全於亂離今年冬以
聖節使朝 京師旅館寒燈跋

篋而觀之 手澤如新而
音容不可復見矣萬里遠遊
之中彌深風樹之痛謹書以
泣敍識顚末于茲云
崇禎紀元之庚午冬十二月
下澣男用厚謹書于 北京
之玉河館

余少從家庭聞前輩緒論咸推
霽峯文章爲館閣高手及今睹
此檄卽其倡義日倚馬手草者
而肆筆成文句對精工所塗竄
止若而字則蓋信前輩之論可
徵也且其行草翩翩豪逸方其
戈倉卒之際而有安閒之意無

躁擾之態亦可見胷中不平乎
矣非寛度之大而能如是哉噫
公之文章不得主詞盟幾皇猷
而屢發之盾鼻之墨為帳下兒
所誦其器度不得端委巖廊以
音辨章而徒自見於舍生取義
之地以為國家光是則豈特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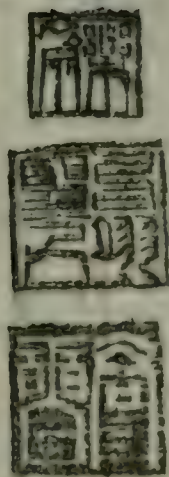
之不幸世必有任其責者矣公
之後孫斗紀可觀以此卷視余
爲之三復感涕而識其後
崇禎紀元戊午初夏安東金壽
恒謹書于朗州謫居之坎亨

寫

甲辰年間高氏子姪以正氣錄求
叙跋於當世操觚者吾先大夫亦
以叔行文字書其後而歸之嘗
康雜睹讀錄中 霽峯先生徽
慕其文輒氣沮中咽至掩卷而
想見先生之為人也稍壯見月汀
尹公昉撰碣文述先生文章行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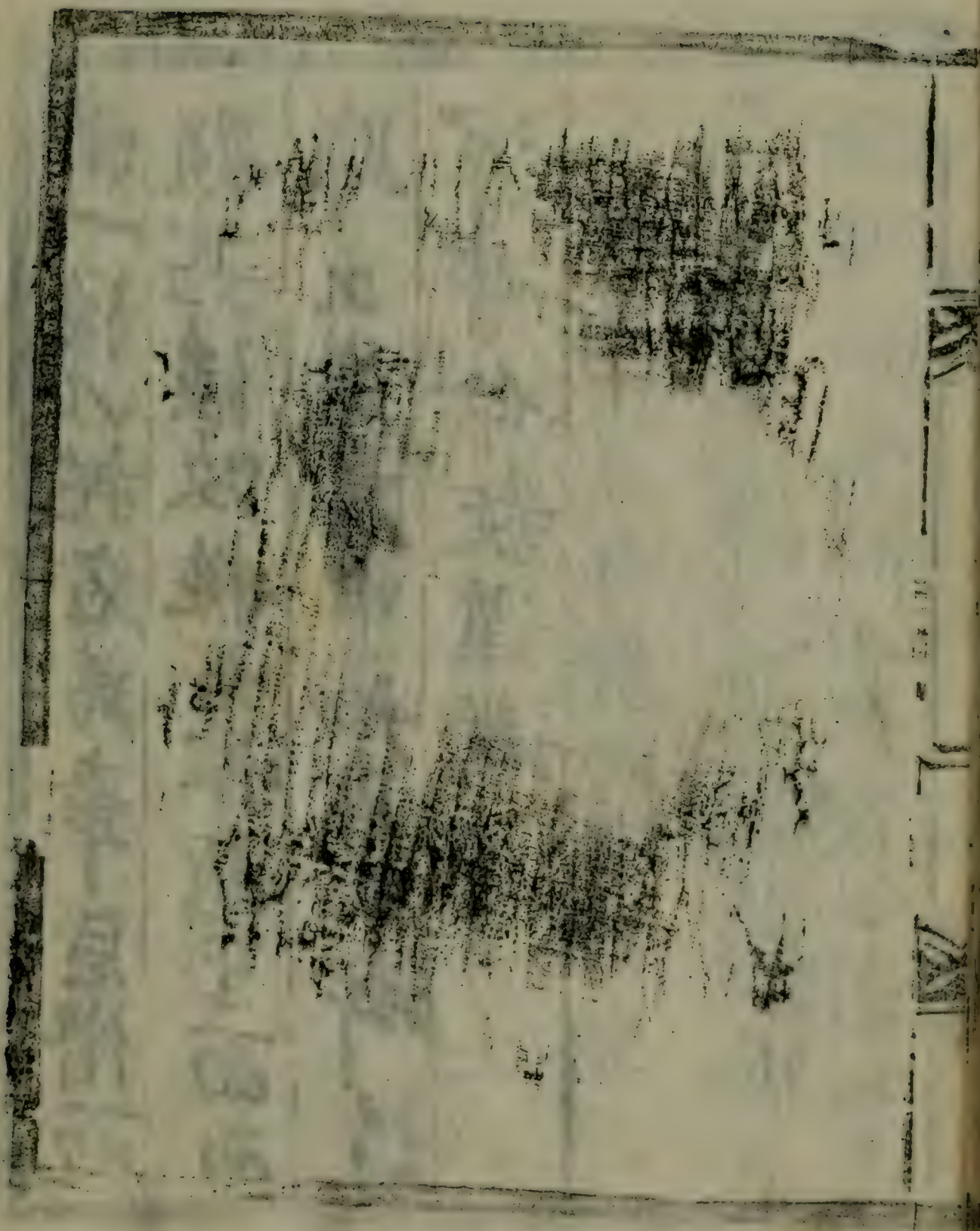
尤詳於倡義殉節即狀恭一誦訖曰
章序乃誦義牒輒還遭國家多
難豈歎忠義之士如先生者不
作也先生之季孫用厚氏一日過
余自袖中出小冊子示余且索一
語爲識竊觀冊子即先生草擬
文而手澤宛然其蝕行句節行

草道巖所抹改點字命已可見其心
激於忠義吐辭成章初不停手
指擢點綴之爲而恍恍左右筆
硏間親睹其揮灑湯自發發不止
如前日氣說中咽也古人謂讀孔
明出師表而不出涕非忠臣云者
非虛言也壬辰去今五十禩纘序

多廢毀而蕭鏞小草墨蹟如新
若手未觸者則其護持深存也
於至識孝子之用心可謂勤矣噫
先生之名當與天壤俱敝矣而
從而傳之獨與學者爲高氏子姪
之昭有不知止於幾葉而百年
下豈無錫類之君子護持深存

如今日也余深幸獲睹先生之手迹
而仍念吾先大夫既題正氣錄首
繼以跋之者事也不敢以不文辭
遂書所感于卷中者以復之云時辛
巳元月之下澣平山申翊聖謹識

右高霽峯手書義檄草壬辰
有平生臨池帖蘄以是成名於
後世然書安能不朽人哉先生
未嘗有善書名世又待焉而
此成者豈復有意於作字之
妍醜而余謂持比昭陵玉匣與其
本則慕義之士摩挲歎息

起執燭奉研之思者必存於而
不在彼蓋天下可無蘭亭而不可
無此帖後以此觀之書不能不
朽人而人固可以不朽書士之
游藝者尚亦思本末輕重之辨
而無徒致力於六書以淺之間
哉先生後孫漢聘余以卷請

余一謬以托名萬壽忌僧而
題其後改粧爲帖題于面而
歸之歲庚申九月上澣昌
寧曹命教謹識

余嘗聞霽峯先生起義時草檄
眞本在於 先生之宗孫家無由
得見矣今年端陽偶差
慶基殿享官寢郎高揩甫即
先生之宗孫也出示其檄草一掌
蹟宛然摩挲珎玩不勝景慕之忱因
竊念此草之傳于今亦稀事而後

滄桑世界其不可保哉未可必則
其不幸不但爲雲仍之心遂與忝
延之後孫高萬紀模出一本弁
與前輩之記跋仍爲鋟梓付于
正氣錄卷端以要無窮之傳

嵗萬曆紀元後戊辰仲秋

外裔同錦城林聖憲謹識

文章翰墨孰能形中之華
之精以光華之發於外者
者也惟雕爲物者文山
正氣說評一先生稱振示
告文山何有於中 浩然之一
團白石齋題申 振之於氣 筆